

老手艺·新风景

LAO SHOU YI XING FENG JING



当快速的机器制作逐渐取代了费力的手工细作,我们依然能在街头巷尾发现一些「老手艺」倔强的存在。这些技艺像一条隐秘的河流,在老手艺人的指间悄然改道,编织着关于坚守与传承的密码,成为新时代难得的风景。

老张捏泥哨

□杨洁心

省城美术学校回来,带了一本画册。姑娘指着画册上的现代陶艺给爷爷看。泥哨张起初不以为意,后来看着看着,眼睛渐渐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这个造型……”他指着画册上一个抽象的泥塑,“倒是新鲜。”从那天起,泥哨张的作坊里常常传出揉泥的声音。村里人好奇地张望,只见泥哨张戴着老花

一按,就按出个窝来。接着用竹签在窝边挑几下,一个哨嘴就成形了。这手艺看似简单,可村里没第二个人能捏得这样好。

“捏泥哨啊,讲究个‘活’字。”

泥哨张一边捏一边说,“泥要活,手要活,吹出来的声儿更要活。”他说这话时,手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,像几条蚯蚓在爬。

泥哨张的泥哨样式老,都是祖上传下来的:小鸟、小狗、小娃娃。镇上开工艺品店的王老板来过好几回,要泥哨张捏些新花样,说是城里人喜欢。泥哨张总是摇头:

“老祖宗定的样式,改了就不灵了。”

去年夏天,泥哨张的孙女从

村西头的老张会捏泥哨,这是祖传的手艺。他捏的泥哨能吹出鸟叫,能学狗吠,还能模仿人说话。村里人都叫他“泥哨张”,倒把他的本名给忘了。

泥哨张的作坊是间低矮的瓦房,门前有棵歪脖子枣树。树下一张木桌,桌上摆着几个粗陶碗,碗里泡着各色颜料。每天清晨,泥哨张就蹲在河滩上挖胶泥。那泥要选黏性好的,挖回来晒干,碾碎过筛,再和成面团似的泥团。

我常去看泥哨张干活。他坐在小板凳上,膝盖上铺一块油布,从泥团上揪下一小块,在掌心搓成圆球。他的拇指在泥球上轻轻



四婶酿米酒

□苏应纯

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,四婶的身体逐渐不如从前。堂弟担心她一个人在乡下生活不便,就将她接到城里照顾。初到城市,四婶对高楼大厦和繁忙的街道感到陌生和不适。她想念乡下的田野、村庄,更想念自己的米酒坊。每天,她都会站在窗前,望着远处的天空,默默思念着家乡和她的米酒。

看着四婶心不在焉的样子,堂弟心急如焚。一天,他带四婶去外面吃早餐,四婶刚尝了一口米酒,就皱起了眉头:“这米酒酿的时间还不够,再多酿两三个小时就好了。”早餐店老板竖起大拇指,称赞四婶真是行家,说他当天的米酒的确有点赶急,提前拿出来了。

从早餐店出来,堂弟看着四婶若有所思的样子,突然有了一

个大胆的想法——把四婶的米酒坊搬到城里来,让街坊邻居见识一下这个老手艺。四婶听到这个想法,眼睛顿时亮了起来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说干就干。堂弟将自家的厨房隔成两间,其中一间作为四婶的米酒坊。虽然只有四五平方米,但四婶的一双巧手将米酒坊收拾得有条不紊。她把乡下米酒坊的布置尽量还原,挂上了红红的灯笼,摆上了木制的酒坛,还特意请人写了“米酒婆米酒坊”几个大字挂在门上,可谓乡下米酒坊的微缩版。四婶看着这一切,仿佛回到了家乡,心中充满了温暖。

米酒坊开张那天,四婶亲自为每一位前来品尝的街坊邻居斟上一杯酿制的米酒。酒香四溢,大家都赞不绝口。四婶看着大家

开心的样子,眼中闪烁着泪光,她终于找到了在城市生活的感觉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四婶的米酒坊不仅是一个制作和品尝米酒的地方,更成为了街坊邻居聚会、聊天的好地方。四婶不仅教大家做米酒,还分享她从乡下带来的故事和回忆。她的米酒坊成了城市中的一片温馨港湾,让许多人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四婶的米酒坊纯属公益性质,她免费教社区居民如何自制地道的老米酒,也让小区的小伙伴们来现场参观感受米酒的制作流程。有人问四婶花这么大气力开米酒坊图啥,四婶总是呵呵一笑:“图个开心呗,就像读书人离不开书房一样,我这个乡下米酒婆也离不开米酒坊啊……”

如今,四婶的米酒坊已经成为了社区的一张名片,许多人慕名而来,只为品尝四婶亲手酿制的米酒,感受她带来的乡愁和温暖。四婶也从一个乡下的“米酒婆”变成了城市中的“米酒明星”,她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传颂。

大伯打算盘

□王国梁

堂哥开了一家超市,每到盘点账目的时候,70岁的大伯便会自告奋勇来帮忙。大伯找出他那把老古董一样的算盘,戴上老花镜,开始熟练地扒拉算盘珠子。

打算盘是大伯从小就练就的一门手艺,当时人们的观念是,有了手艺相当于有了吃饭的饭碗。很多年里,大伯靠着他的手艺在不同地方做会计,直到算盘退出人们的生活。如今堂哥的超市根本不需要大伯来帮忙,计算器准确无误,结果分毫不差。可堂哥总是悄悄对我们说:“让老爷子过把瘾吧!”

大伯打算盘的时候真可谓是一道风景呢!只见他的手飞快地在算盘上滑动,简直跟钢琴家弹钢琴一样流畅自如。他的表情松弛而享受,仿佛就是在进行一场胸有成竹的演出。最值得欣赏的是算盘发出的声音,噼里啪啦,噼里啪啦,有节奏有韵律,有起伏有变化,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,你甚至可以从申听出一种深沉厚重的情感。大伯专注于算珠之间,两只手仿佛有了魔力,整个人也散发出令人折服的气场。每当这样的时候,周围的人都会不约而同保持静默。我们就像在欣赏一场期待中的演出一样,心怀虔诚和敬仰。

最精彩的是大伯把结果算出来的时候,与账目核对,完全对得上。这个过程如同画家在纸上画了一幅仕女图,完成之后画中的人物立了起来,面容真切,眉目清楚,活灵活现,甚至衣褶都那么分明,而且人物表情都是预期的样子。每当这时,大伯沧桑的脸上,都会浮现出略带几分天真的成就感。

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,如今计算器如此精准,还需要搬出古老的算盘来吗?而且人能跟机器较量吗?人脑能比得过机器吗?人难免有失误,而机器如果不出故障,应该可以保证百分百正确。看过了大伯的几次“精彩演出”后,我明白了,机器侧重的是立竿见影的结果,而人的计算侧重的是过程。这正是“手艺”的特色,任何手艺,其过程都是极其丰满的。当然结果也重要,有了过程的逐次推进,得到了想要的结果,带给人的幸福感才是巨大的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很多“手艺”渐渐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。如今也有不少人靠手艺吃饭,但有些手艺带着急功近利的色彩——现代人越来越怕在时间里磨。很多古老的技艺都消失了,人们的生活进入到一个立等可取的时代。那些慢慢做细磨的事,如同一台老牛车一样,被远远抛下了。我理解的手艺,不仅仅指手工技能,还包括一些慢时代的技艺。手与心是相连的,手艺中有心的灵巧和温度。从前的很多手艺之所以能成为谋生方式,就是因为这是一项需要付出时间、精力和情感的工作。

遥远的手艺,在时代的老相册里散发着昏黄之光。可是你不能否认,那些手艺是有光彩和魅力的。它们的光彩和魅力,来自精工细作、倾情投入,来自一生挚爱……我觉得所有遥远的手艺,都应该被我们经常温习。

即使有些手艺已在时代舞台上退场,我们也应该时不时回归古老缓慢的时光,找回那些温厚质朴的记忆。如今的家具市场极大丰富,想要什么应有尽有,无论什么新颖的款式都能找到。可是我的叔叔习惯花时间去亲手打磨一张餐桌或者一把椅子,他说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家具用着贴心。能不贴心吗?一个人怀着对家以及家人的爱,把情感一点点倾注到木头的每一个纹理之中。这样做出来的家具,应该算是艺术品了。

遥远的手艺,带着时光的温度和岁月的情感,真的不应该被我们遗忘啊。



大爷扎笤帚

□郭庆收

可若被笤帚爷瞧见,他总要捡起来,用粗粝的拇指捻一捻穗尖,摇摇头道:“这修一修,还能用。”

他便从腰间解下那捆磨得发亮的麻绳,就着日头,把旧扫把夹在膝间。断裂的高粱秆要一根根抽换,松垮的绳结得重新勒紧。他干这活时总抿着嘴,花白的眉毛低垂,仿佛在给老伙计续命。补好的笤帚穗子重新服帖,虽不复当初挺括,倒也撑得住半年光景。主家来取时,他摆摆手不肯收钱,只说:“再使两年呗,不耽误。”

笤帚爷救过我的命。那是八岁那年的夏天,一场暴雨过后,村东头的老槐树被雷劈断了枝丫,粗壮的树干横亘在河沟上,像座独木桥。我和几个小伙伴见了,便起了玩心,非要踩着过去。我战战兢兢走到树干中间时,脚下

一滑,整个人栽进了湍急的河沟里。水流裹挟着我,后背重重撞在石头上,疼得我眼前发黑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河岸

上传来一声暴喝:“抓住!”只见一根长长的竹竿——笤帚爷扎笤帚用的量杆,猛地斜插水里。我死死抱住竹竿,河水冰冷湍急,我感到竹竿在水中剧烈抖动着。抬眼望去,笤帚爷左脚勾住老槐树裸露的虬根,半个身子探进河面,他那只粗壮有力的右手青筋暴起,死死拽着竹竿往回拉,左手反攥量杆中段避免脱手,硬生生将我拖向岸边。

上岸后,我看见他新扎的笤帚散落一地,高粱穗子裹满泥浆。他的老布鞋深陷泥中,裤腿被荆棘划开几道血痕。“你这孩子……”他喘着粗气,粗糙的手掌拍掉我身上的污泥,先查看我脑后撞出的肿块,“看着瘦小,水里拽着倒像头小驴。”他瞥向泥泞中的新笤帚,咳嗽着挤出句话:“笤帚坏了还能重扎,人要是没了,可就真没了。”

如今,塑料扫把早挤走了集市最后的手工笤帚。笤帚爷走的那



有灵性,修修还能用。”如今才懂,他俯身捻过的每一根旧穗,勒紧的每一道麻绳,缠裹的岂止是秸秆与生计?那被泥汗浸透的穗尖,那在月光下反光的木钩,分明是黄土地给庄稼人磨出的筋骨。他与他的笤帚终归化作了黄土,可院里灶前经年扫出的纹路,早把这份温热刻进泥土最深的褶皱里。